

中小学语文精品文库 第二辑

八十天 环游地球

BaShiTianHuanYouDiQiu (全译本)



〔法〕儒勒·凡尔纳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小学语文精品文库(第二辑)

八十天环游地球

(全译本)

[法]儒勒·凡尔纳 著 郭瑞栋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十天环游地球:全译本/(法)凡尔纳(Verne,J.)著;
郭瑞栋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7

(中小学语文精品文库,第2辑/程怀灵主编)

ISBN 978 -7 -5402 -1989 -5

I.八... II.①凡...②郭... III.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9269 号

书 名 中小学语文精品文库(第二辑)
责任编辑 里 功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泽利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1.325 印张

字 数 202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7 -5402 -1989 -5

定 价 108.80 元(全十二册)

本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导 读

《八十天环游地球》是一部世界科幻小说的经典之作。作者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 - 1905）被誉为现代科幻小说的奠基人，有“现代科幻小说的鼻祖”之称。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资料显示，凡尔纳是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十大作家之一。

《八十天环游地球》描述了福格一行克服重重困难，摆脱各种干扰，在八十天里环游地球一周的惊人之旅。19世纪70年代，当人们还以大象、马车、雪橇、轮船、火车等作为代步工具的时候，福格和改良俱乐部的会友以两万英镑作为赌注，八十天环游地球。一路上，几乎所有的意外和困难都被福格赶上了，特别是那位名叫菲克斯的侦探像影子一样跟在身后，他一次又一次地设置障碍，千方百计地要将福格捉拿归案，因为福格与警方描述的疑犯的体貌特征极为相似。就这样，一方面是下了大赌注的福格想方设法争取时间，一方面是菲克斯绞尽脑汁想拖住福格、拿到逮捕令后又帮福格尽快赶往伦敦

以便及早逮捕福格。这为故事平添了几分紧张,也是故事的精彩之处。作品通过福格在险象环生的旅途中一次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最后准时到达改良俱乐部的经历,刻画了福格镇定自若、机智果敢、善待他人的绅士形象,凸显了让读者在一次又一次的意外中体会惊险和刺激的审美价值。

作品发表之后,很多人都想尝试环游地球,第一位是比斯兰夫人,她于1889年用了七十九天的时间环游了地球。直到1971年,还有人按照书中主人公福格的路线环游地球,可见作品影响之大。凡尔纳想象力丰富,构思奇巧,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他一生撰写了八十部小说,比较重要的有《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地心游记》、《从地球到月球》、《环绕月球》、《海底两万里》、《神秘岛》等。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凡尔纳的幻想并不是异想天开、胡思乱想,他的幻想有科学依据,许多预想被后来的科学发展所证实。凡尔纳被誉为“天才预想家”。

编者

目 录

一 主仆初见.....	1
二 万事通自以为找到了可意的主人.....	5
三 一次价值千金的谈话.....	9
四 出乎意料	16
五 一支新股票	20
六 急不可耐的侦探	23
七 查验护照对侦探无济于事	27
八 喋喋不休的万事通	30
九 一帆风顺	34
十 万事通弃鞋而逃	39
十一 价格不菲的坐骑	44
十二 穿越密林时的奇异见闻	52
十三 万事通证明:勇者胜.....	58
十四 福格对迷人的恒河山谷视而不见	64
十五 包里又少了几千英镑	70
十六 菲克斯假装一无所知	76
十七 新加坡到香港一路上发生的事	81
十八 各行其是	87
十九 万事通表示绝不背叛主人	91
二十 菲克斯与福格正面接触	98
二十一 船主差点儿与两百英镑奖金失之交臂.....	104
二十二 万事通感触颇深:身无分文就寸步难行	111

二十三	万事通的长鼻子·····	117
二十四	穿越太平洋·····	122
二十五	旧金山集会风波·····	128
二十六	在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特别快车上·····	134
二十七	万事通听了一堂摩门教史课·····	138
二十八	万事通没能让人明白他的想法·····	144
二十九	联合铁路上出现的怪事·····	151
三十	福格尽力而为·····	158
三十一	侦探这回为福格着想了·····	165
三十二	福格绝不服输·····	170
三十三	福格处变不惊渡难关·····	174
三十四	万事通借机巧弄舌·····	182
三十五	万事通撒着欢儿去执行主人的命令·····	185
三十六	“福格股”重新反弹,一路走高·····	190
三十七	福格环球旅行除了幸福什么也没得到·····	193

一 主仆初见

1872年,费雷亚斯·福格先生生活在塞维尔街七号的伯灵顿花园。尽管他行事谨慎,好像特意保持低调,但是在伦敦改良俱乐部^①里他仍然是最特别、最扎眼的成员。

享誉整个英国的伟大的演说家施尔顿就曾经住在这儿。继他之后入住这里的费雷亚斯·福格却是个很神秘的人物。大家对他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身处英国上流社会的他是一个挺有风度的绅士。

有人说他像拜伦,不过仅限于头,而脚却不像,因为他有一双无可挑剔的脚。然而这个留着胡子和颊髯的拜伦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估计活一千岁也不会老。

费雷亚斯·福格可能不是伦敦人,但肯定是英国人。他从未在伦敦的交易所、银行、商行露过面;伦敦的任何港口或码头都没停过费雷亚斯·福格先生的船;福格先生没有参加任何行政委员会;就是在律师协会、伦敦四法学会的中院、内院以及林肯院、格雷院中也都没有听到过他的名字;他也从没有与他人在大法官法庭、女王御前审判庭、财政审计法院和教会法院打过官司;他不是实业家,不是批发商,不是零售商,也不从事农业;他没有加入大不

① 改良俱乐部:19世纪英国辉格党的俱乐部,成立于1830年。

列颠皇家学会、伦敦学会、手工业者协会、罗素协会、西方学学会、法学会以及女王陛下直接庇护下的科学艺术联合会。总而言之，从亚莫尼卡协会到以消灭昆虫为宗旨的昆虫协会，在英国首都多如牛毛的协会中，他一个都未参加。

费雷亚斯·福格只是改良俱乐部的成员，仅此而已。

这个神秘的绅士又是如何加入这个荣誉会所的呢？持有疑问的人得到的回答是，他是由巴林兄弟推荐的。费雷亚斯·福格先生在巴林兄弟银行开设了账户，由于他的账面始终都有存款，而且他开的支票总能及时兑现，因此获得了良好的信誉。

费雷亚斯·福格先生非常富有吗？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他是怎么发的家呢？就连那些消息最灵通的人也说不清楚，要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最好去向他本人打听。他从不挥霍，也不吝啬，哪个公益事业或慈善机构缺少了经费，他都会一声不响地捐钱，甚至不留姓名。

总而言之，没有人比这位绅士更不喜欢交际了。他总是尽可能地少说话，这让他显得更加高深莫测。然而，因为他的生活很刻板，每天都重复同样的事情，而且分秒不差，不免叫那些想象力丰富的人胡乱猜测。

他出门旅行过吗？很有这个可能，原因是没有人比他更精通世界地理。就是那些极为偏远的角落，他好像都十分清楚。有的时候，他三言两语便能澄清俱乐部里流传的关于旅行者失踪或迷路的种种说法；他会指出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而事情的结局总能证实他的分析正确无误，就好像他有超人的视力似的。这个人一定到过世界各地——至少他曾神游全球。

然而，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若干年来，费雷亚斯·福格先生不曾离开过伦敦。那些有幸比一般人对他人了解多一些的人能够证实：除了他每天走的那条从家到俱乐部的必经之路外，没人能说出

在别处见过他。他仅有的消遣就是看报纸和打惠斯特^①。这种安静的游戏非常适合他的性格。他常赢钱,不过赢来的钱从不落入个人腰包,而是作为善款预算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里还要指出,福格先生打牌纯粹是为了消遣,决不是为了赢钱。玩牌对他来说就是战斗,是对困难的斗争,是不需要身体运动的斗争,既用不着跑来跑去,也不会疲乏,非常合他的胃口。

大家都知道,费雷亚斯·福格先生没有妻小——这样的情形有可能发生在老实人身上;他也没有亲戚朋友——这样的情形在日常生活中就比较罕见了。他独自生活在塞维尔街的风子里,没有任何人进过这所房子,他的私生活也就无从谈起。有个仆人伺候已经足够了。他在俱乐部吃午饭和晚饭,时间固定,在同一个房间里、同一张饭桌前;他从不招待同仁,也不邀请外人;每天都在午夜准时回家,只是为了睡个觉,他从不享用改良俱乐部为会员准备的舒适房间。一天二十四小时,他有十个小时在家里,不是睡觉,就是梳洗。他要是散步,也是一成不变地踱踱方步而已;或是在俱乐部那镶嵌着细木地板的大厅里,或是在俱乐部的回廊中。这个回廊上部是一个蓝花玻璃拱顶,下部由二十根希腊爱奥尼式^②的红云斑石柱支撑着。如果他要吃饭,俱乐部的厨房、食品储藏室、配膳室、鲜鱼供应室和牛奶房就会把储藏的美味佳肴送到他的桌上;那些身穿黑礼服、脚登软绒底鞋、神情庄重的仆人总会为他端上一套特制的餐具,放在产自萨克斯的漂亮桌布上;他喝的雪梨酒、葡萄牙波尔图葡萄酒以及掺有香桂皮、香蕨和肉桂的粉红葡萄酒总是被盛在那些模子久已失传的水晶酒杯里;他喝的冰镇饮料清凉爽口,因为那里面加有俱乐部花大价钱从美洲湖泊里买来的

① 惠斯特:一种扑克牌的游戏,桥牌的前身。

② 爱奥尼式:古希腊时的一种样式特别的柱子。由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人创建,后发展成一种典型建筑。

冰块。

假若这样的生活条件造就的是个怪人，那么就得承认这种怪也有它的好处！

塞维尔街的这套房子虽不算豪华，但却格外舒适，这是众所周知的。另外，由于主人的生活习惯总是一成不变，仆人也就不少有活干。不过，费雷亚斯·福格对他唯一的仆人要求十分严格，做什么事都要一丝不苟，恪守时间。就是10月2日那天，他把他的仆人詹姆斯·福斯特辞退了——由于小伙子给他端来的刮胡子用的热水是华氏八十八度而不是八十四度。这会儿他在等候接替这个小伙子的人，那个人应该在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之间到。

福格先生在安乐椅上正襟危坐，双脚并拢，像个等待检阅的士兵，双手抚膝，挺胸昂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挂钟的指针——挂钟结构复杂，它能指示秒、分、时、日、月、年。按照福格先生的习惯，十一点半的钟声一响，他就会准时离开家到改良俱乐部去。

就在这时，福格先生在小客厅里听到有人敲门。

那个被解雇的詹姆斯·福斯特走了进来。

“新的仆人来了。”他说。

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小伙子走上前来，向福格先生鞠了一躬。

“你是法国人，叫约翰，对不对？”福格先生问。

“我叫让，要是先生不介意的话，”新来的仆人说，“就叫我让·万事通好了，万事通是我的外号，这说明我天生多才多艺。先生，我认为自己是个诚实的小伙子，坦白地说，我干过的行当挺多。我当过流浪歌手、马戏演员，在马戏团里，我能像莱奥塔尔那样表演高空特技，像布隆丹那样表演钢丝舞蹈；后来为了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我的效用，我又当了体操教练；前一段时间，我还当过巴黎消防队的中士，档案里，还有我扑灭过几次大火的记录呢。然而，我离开法国已经五年了，因为我想体验一下家庭生活，因此我在英国为别人当男仆。如今我没有工作，听说费雷亚斯·福格先生是全

英国时间观念最强、最喜欢深居简出的人，因此我才来到先生这儿，希望在这儿安安静静地干事，把什么都忘掉，连万事通这个外号也忘掉……”

“万事通这个外号不错，”福格先生说，“你是别人推荐给我的，我了解你的不少情况。你知道我的要求吗？”

“知道，先生。”

“很好。现在几点了？”

“十一点二十二分。”万事通从他背心的小口袋里掏出一只银怀表。

“你的表慢了。”福格先生说道。

“请原谅，这是不可能的。”

“你的表慢了四分钟。不过没关系，你只要记住慢四分钟就行了。好吧，从这一刻起，1872年10月2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时二十六分，你就是我的仆人了。”

话音刚落，费雷亚斯·福格先生便站了起来，左手机械地拿起帽子戴在头上，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家。

万事通听到一声门响：他的新主人出去了；而后又听到一声门响：他的前任——詹姆斯·福斯特也出去了。

塞维尔街的房子就万事通一个人了。

二 万事通自以为找到了可意的主人

万事通起初有点发懵，他喃喃自语：“我敢发誓，我在杜莎夫

人那里见过的那些‘先生’简直和这个新主人一样栩栩如生！”

这里要说明一点，杜莎夫人那里的“先生”是一些蜡像，蜡像馆就在伦敦市，来这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蜡像十分逼真，就差开口说话了。

就在刚才初次接触的不大一会儿的工夫，万事通已经迅速而仔细地观察了他的这位新主人。这个人年纪在四十岁左右，五官端正，身材高大，略有些胖，但丝毫不影响他的体形；他有着金色的头发和胡须，天庭饱满，眼角没有一丝皱纹；他的脸色并不红润，反而有些苍白，牙齿极为整齐洁白。他仿佛达到了那些相士所说的“动中见静”的最高境界，具有那些多做事、少说话的实干家的共性。他镇定、冷静，目光清澈，说话时眼皮一眨不眨，是泰然自若的英国人的典型代表，这种人在英国随处可见，安热丽卡·考夫曼^①曾用她的画笔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他们那副学究式的神情。从他日常的行为来看，这位绅士给人的印象是：四平八稳，冷静沉着，准确得像勒鲁瓦和艾恩肖的精密计时器。应该说，福格先生就是准确性的化身，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肢体语言里明显地显示出来。因为人和动物一样，肢体本身就是表达感情的器官。

费雷亚斯·福格先生是那种像钟表一样准确的人，他总是不慌不忙，从容不迫，举手投足恰到好处，永远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从不多迈一步，总是挑最近的路走。他不会无缘无故地看天花板一眼，也从不打一个多余的手势，从未激动和慌乱过。他是世界上最散淡的人，然而却能一贯守时。不过，他离群索居，远离尘嚣，这是可以理解的。他知道生活中必须跟人交往，而交往总会误事，因此他不跟任何人交往。

而那个外号叫万事通的让，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巴黎人，自打他来英国以佣工为业以来，从没碰上一个令他心仪的主人。

^① 安热丽卡·考夫曼(1720—1807)：瑞士著名女画家。

万事通压根儿不是弗龙坦^①或马斯卡里勒^②式的人物,那些人只不过是些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冷漠无情的小丑罢了。万事通绝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诚实的小伙子,他的长相很可爱,嘴唇翘翘的,一副随时准备品尝什么东西或亲吻什么人的样子;他性情温顺,干活勤快,宽厚的肩膀上长着一颗圆脑袋,就如同你的一位朋友一样亲切;他的眼睛湛蓝,脸色红润,胖得自己都能看到颧骨;他胸阔体宽,身材魁梧,肌肉结实,孔武有力,这些都是锻炼的结果。他那棕色的头发有点儿蓬松散乱。假若说古代的雕塑家懂得处理密涅瓦^③头发的十八种不同的方式,那么万事通只会一种:拿起粗齿梳子,把头发梳三下就算好了。

再随便的人也不会说这个性格豪爽的小伙子能和费雷亚斯·福格合得来。万事通能成为主人要求的那种有时间观念的仆人吗?这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才能看得出来。他年轻时曾四处流浪,如今特别希望能安定下来歇一歇。他听到别人吹嘘英国人做事一板一眼,他们的绅士风度有口皆碑,于是他就来英国碰碰运气。然而,直到现在他都没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每个地方他都待不长。他已经在六户人家里干过,这几家人都变化无常、性情古怪,不是喜好冒险,就是经常在各国游历——这些不再适合万事通。他的最后一个主人罗德朗司·法瑞先生,是个年轻的国会议员,这位议员每天晚上都泡在海依市场的“牡蛎”酒吧里,结果总是被警察架回家。万事通还是很尊敬主人的,有时壮着胆子劝上两句,却被顶了回来,他也就不伺候了。就在这时,他得知费雷亚斯·福格正在找仆人。他打听了一下这个绅士的情况,了解到这是一个生活很规律、不会彻夜不归、不会出门旅行、一天都不会离

① 弗龙坦:18世纪法国喜剧中的一个丑角,是一名仆人。

② 马斯卡里勒:莫里哀喜剧中的一个丑角,是一名仆人。

③ 密涅瓦:罗马的智慧女神。

开家的人，这个人对他来说简直太合适了。所以他就来了，随后被留了下来，这些已在前面说过了。

十一点半已过，塞维尔街的这座房子里只剩下了万事通一个人。他立即开始巡察这座房子，从地窖到阁楼上上下下看了个遍。这里干净、整洁、朴素得像清教徒住的房子。房间很容易打理，他非常满意。他觉得这座房子就像个漂亮的蜗牛壳，这只壳十分明亮，并且有煤气取暖，煤气提供的光和热足够整座房子使用。万事通没怎么费劲儿就找到了他在三楼的房间。他对房间非常满意。这间房里装有电铃和通话管，能和地下室以及二楼的各个房间联系。房间里壁炉的上方有一个电子挂钟，与费雷亚斯·福格卧室里的挂钟分秒不差，这两个钟的滴答声毫厘不爽。

“太棒了，正合我意！”万事通喃喃自语。

他还发现，在他房间里的座钟上方贴着一张表，是他每天的服务项目时刻表。上面写着从早上八点——这是费雷亚斯·福格规定的起床时间，一直到十一点半，他离开家去改良俱乐部吃午饭前的所有服务细节：八点二十三分送茶与烤面包；九点三十七分送剃须水；十点差二十分时梳头；等等。接下来是从上午十一点半到晚上十二点——晚上十二点是这位行事刻板的绅士睡觉的时间——所有的事情都写在纸上了，一切都交待得清清楚楚。万事通乐滋滋地研读起这张表来，并将每一条都暗暗记在心里。

福格先生的衣柜里所有衣物一应俱全，真是出乎想象。每条裤子、礼服、背心都标有序号，登记在存入和取出的记录本里，标明按照季节和日期依次应穿什么衣服，而且必须按顺序拿出来穿。鞋子也作了同样的规定。

总而言之，塞维尔街的这栋房子在大名鼎鼎的施尔顿居住时凌乱不堪，如今却整理得井井有条，让人感到格外舒适和安逸。这里没有图书室，也没有书籍，这些福格先生都不需要，因为改良俱乐部为他提供了两个图书室，一个收藏文艺方面的，另一个收藏法

律和政治方面的。福格先生的卧室里有一个中等大小的保险柜，既防火又防盗。整座房子里没有武器，也没有任何用于打猎和打仗的器械。这一切都表明主人是个喜好安静的人。

万事通仔细地观察了这所房子后，搓着两只手，胖胖的圆脸上喜气洋洋，他快乐地反复说着：

“真是太好了！这正是我要的！福格先生一定会跟我相处得很好！他真是喜欢家居的人，真是循规蹈矩的人！这个人简直是架机器！好吧，我很乐意伺候一架机器！”

三 一次价值千金的谈话

费雷亚斯·福格十一点半离开塞维尔街的家，在迈了五百七十五次右脚与五百七十六次左脚后，来到了改良俱乐部。这座宏伟的建筑坐落在帕玛尔大街，造价不低于三百万英镑。

费雷亚斯·福格一到俱乐部就进了餐厅，餐厅的九扇窗子都开着，窗外是一个美丽的花园，花园里的树叶都被秋天染成了金黄色。他坐在自己习惯的桌子前面，侍者已经摆好了餐具等待他的到来。他的午餐有：一道冷盘，一盘蘑菇酱拌深红色烤牛排，一条用上等调料烹制的酱汁烧鱼，一块柴郡干酪，一份大黄和青醋栗夹心蛋糕，吃完这些，还有几杯专门为改良俱乐部特备的好茶。

中午十二点四十七分，这位绅士站起身朝大会客厅走去，这间会客厅装修豪华，挂有许多镜框十分考究的名画。客厅里的仆人递给福格一份尚未裁开的《泰晤士报》，福格便将这张报纸按版裁

开,他显然已非常熟悉这项艰苦的活计,做起来手法娴熟,毫不费力。他读《泰晤士报》,一直读到三点五十五分,接着再读《标准报》,一直读到吃晚饭。这顿饭跟午饭吃的东西相同,只是多了点儿英国皇家酱汁。

六点差二十分,这位绅士再次来到大会客厅,认真地读起《每日晨报》来。

半小时之后,改良俱乐部的其他会员走进来,他们围在炉火熊熊的壁炉前。这些都是费雷亚斯·福格先生的老搭档,跟他一样都是牌迷。他们有:工程师安德鲁·斯图尔特,银行家约翰·叙利旺、萨米埃尔·法郎丹,英国银行董事会董事戈捷·拉尔夫,啤酒批发商托马斯·弗拉纳甘。他们个个腰缠万贯,即便是在这个工业界和金融界顶尖人物荟萃的俱乐部里,他们也是备受敬重的人物。

“噢,对了,拉尔夫,”托马斯·弗拉纳甘问,“那桩盗窃案怎么样了?”

“怎么说呢?”安德鲁·斯图尔特说,“银行只能认倒霉啦。”

“我跟您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警方会抓到偷钱的家伙。他们已经派了许多极为精干的探员到美洲和欧洲各主要港口和码头,没有人能从他们眼皮底下溜掉。”

“这个贼的体貌特征被警方掌握了吗?”安德鲁·斯图尔特问。

“首先,他就不是个贼。”戈捷·拉尔夫严肃地说。

“什么,他不是贼,一个窃取了五万五千英镑现钞的人不是贼?”

“不是。”戈捷·拉尔夫说。

“难道那人是个工业家?”约翰·叙利旺说。

“《每日晨报》说他是位绅士。”

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费雷亚斯·福格,他从报纸堆里抬起